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九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大秦

大秦一名犁鞞鞞居言反一云前漢時犁鞞國也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

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治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從條支

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國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

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

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髦頭而衣文

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又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一如中

州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其王無常

人皆循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

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曰本中國人也王有

駭鷄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純者以盛米置合會諸

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土為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

神龜白馬朱髦瑋瑁玄熊赤璃璧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車渠渠石似玉瑪

璫石似寶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方力獷惡寶藏宗反北附庸小邑

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護之恐獸所食也其臍

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遂絕逐水草無群又有木難出

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云飛有幻人

能類女為尖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播耗亂

出廣雅云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犁鞞幻人二皆有織成細布

言用水羊毛名曰海中布作攪攪氈氈扇帳之屬其色又鮮於

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緝紋數與

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

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今水工沒

先入視之可下網及下物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

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

乃赤色復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

於船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

國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

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

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閔不

得自達又塗經大海商客往來皆賞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

延嘉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瑋瑁始乃

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大康中其

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

所入也外國圖云從罽臣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桂環經行記云拂菻國有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多工巧蓋織絡或有仔在諸國守死不致鄉風瑠璃玳瑁者天下莫比王城

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
西統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自市客主同和其
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配之於後皆以其
直置諸物傍待領自然後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
而生又云摩隣國在秧陸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
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鴉毒鴉毒即波
期彙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
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法者尋尋於諸夷狄中其當
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與縱有微過不至相
累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
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雅飲酒放浪終其國東南
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末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西有
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
有西王母山玉為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
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
日入處失之遠矣唐貞觀十七年拂秣王波多力新唐書云拂
秣即古大秦也遣使獻赤玻噠綠金精下詔答賚大食疆而伐之遂臣屬焉
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疆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
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紺背
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
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為
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
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三國
與大秦隣
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馬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馬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

馬

堅昆

堅昆魏時聞馬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

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馬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馬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則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以下生毛馬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馬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或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一尺者頭少

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恒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案此亦在西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實一也其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布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

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才割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准地輸銀錢事大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中最為醜穢死者多棄尸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州畧同唯無稻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犬鳥如真珠頗黎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琴瑟金銀鍤石金剛火齊銅錫鑛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毼毼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麋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菓撥石密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

西域記卷之三十三 波斯 四

鮮華可愛地有鹹池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魏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有使隨昱貢方物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而不能有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又獻活禡蛇狀類鼠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後其下爲大酋所逐大食復攻之遣使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時天子遣使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

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土火維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碼碯林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又有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能臣大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爲歸信王後八年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留宿衛爲黑衣大食所滅貞觀後遠小國君遣使來朝獻有司未嘗參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者借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龍朔元年多福王難婆脩疆宣說遣使者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般王安殺並遣使來朝貢七年訶毗施王捺塞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獅子五色鸚鵡天寶時來

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蘭曰蘇利息單
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颯師多
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萄若榴冬窟室國人常
助小勃律爲中國候新城之國在右東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
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爲葛邏祿所并

悅般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爲漢車騎將軍
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
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
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飾餽塗之
是是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
焦鎔流地數十里乃疑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
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

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綰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
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
是相仇讎數相征討魏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
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
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
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
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
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
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大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
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
府自後每使朝貢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治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

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獅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踈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踈勒國人魏書西戎傳曰西夜并屬踈勒宣武末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踈勒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國治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踈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踈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

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鄉屬宿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亦土身熱之阪宋書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則至死唯冬可行尚堪其葱嶺俗號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極疑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稍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踈勒王坐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大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

羊蒲萄諸菓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時遣使朝貢

阿鈎羗

阿鈎羗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菓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萄唯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北有疆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貢方物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鎩音機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嘗貳于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勒旬攝其國事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二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爲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其王上言今突厥已屬天

可汗惟大食為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
車鼻施為懷化王賜鐵券义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蕃
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斬闕下於是
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
食寶應時遣使朝貢社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諸支一名大
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禽其王及
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
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
有勃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國施安西南至葱
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
歸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山其海在崑崙中春夏常雨
雪故曰雪山有細道傍行有孔穴空萬仞轉墮者莫知
數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零
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
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所建大雲寺
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
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曰尋干戈凡農人皆擐甲胃專
相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曰怛邏斯石國人鎮即天寶
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二月至九月天無
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糜
酒醋

東女

東女亦曰蘇伐刺擊瞿咀羅羞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
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
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
城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戶四
萬勝兵萬人王號賓祿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
男子為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之王侍女數百五
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立之凡二次
為小王王死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
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袈裟委於地冬羊裘飾以文
錦為小髮髻耳垂璫足曳鞵鞞復俗輕男子貴者咸有侍男
被髮以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
出黃金風俗大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

布糴麥呪呼群鳥俄有鳥來如鷄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剝藏其皮肉骨壅之糝金屑瘞之王之葬殉者至數十人隋開皇六年遣使入朝貢唐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入貢高祖厚報爲突厥所掠不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壅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廬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欽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欽臂左王鈴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與夫爲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爲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隣君董卧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尚悉曩弱水君董避和悉董君湯悉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貌蓬皆詣劔南韋牟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爲吐蕃羈屬部數千以輒置今歲督絲絮至是猶上

天寶所賜詔書皇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賜官祿於是松州羗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之兩面羗

西女

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畧同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子不舉唐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濟河南即媯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畧同城北有頗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

焉其北界則漢時六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末徵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一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騁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乃冊其君骨咄祿頰達度為吐火羅葉挹怛王其後隣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為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為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餘彌國界接西北至梹

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頗梨水精盃各一頗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餘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被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為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

多牛出鎗石訶黎勒石密麋皮細疊

大食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
胡人若有神助得力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
摩首受化為王此後眾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佛菽及婆羅門
城所當無敵兵眾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
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
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以婆羅門婦女多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
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
象等肉破波斯拂林始有米麵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嘗遣人乘
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
樹枝赤葉青樹上搃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
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

食王處

杜還經行記云一名亞但羅其大食王號魯門都此處

蔽其面無鬚鬢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
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書不至歐擊又有禮堂堂
數萬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
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入獲福無量率土稟
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寃寃唯從後後郭郭之內里開之中天地所
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綉珠目蒲於市肆駝馬驢
騾充於街巷刻石木為廬舍有似中國寶器每至節日將獻貴
人琉璃器血鎗石篋鉢蓋不可算數粳米白麵不與中華其果
有偏桃人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
國同蒲萄大者如鷄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
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查塞塞華蒲孔及一名黎蘆菱菱綾
絲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光緒絡者
河東人樂深呂禮又有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
所產也腹肚小脚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
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驢蹄頭項勝得人
騎行五六里有如大如二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
瘴其氣候溫土他無冰雪人多瘧疾一年之內十中五死冷吞
滅四五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
云未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城
方十五里用鐵為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
百四十里南流八十餘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圍其地
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灌漑一川其土沃饒其人
爭潔墻宇高厚市廛平正木既雕刻士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

羔羊皮裘估其土者直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棗暹白黃李瓜
大者各尋支十餘人食一顆轉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
蘿蔔長葱蒜芝薑胡芹葛藍單達茴香笑薤瓠蘆木多蒲荷
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鷄其俗以五月為歲歲以盡祖獻自
打球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
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下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
云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養瓦壘石為壘米穀殊
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雜此難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
衣裘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開元初
上比接河薩突厥可薩比有突厥足似牛蹄好獵人肉開元初
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
慕義不可寘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
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
緋袍帶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
姓一曰盤尼末換二曰奚流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為主關
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
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狗衆曰助我者皆黑衣
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為王更號黑衣

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
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遂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與吐蕃相
攻吐蕃歲西師故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差烏鷄沙比三人
朝皆拜中郎將資遣之宋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賜其王
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
訶末為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誥以賜是年本國
及占城闍婆又致貢物于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來上因詔今後
勿以為獻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九年皆遣使入貢太平興
國二年遣使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詔賜其使
襲衣器幣從者練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元年國人
花茶復來獻花綿越諾棟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淳
化四年又遣其副蕃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
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希密進象牙乳香質

鐵紅絲古貝五色雜花番錦白越諾琉璃瓶無名異蓋徽水等
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帶束帛以谷之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
押陁黎齋蒲希密表獻白龍腦膻膻龍鹽眼藥白沙糖千年
棗五味子偏桃蕃薇水乳香山子蕃錦駝毛褥面白越諾引對
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逮今
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昨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
聖恩降赦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
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太宗因問其國對云與
大秦國相隣爲其統屬今本國所管之民裁及數千有都城界
山海間又問其山澤所出對云唯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
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
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上賜以
襲衣冠帶被褥等物令閣門宴犒訖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

答賜蒲希密黃金準其所貢之直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
來朝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成至三年舶主陁婆離遣使穆吉
鼻來貢吉鼻還賜陁婆離詔書并器服鞍馬六年又遣使婆欽
羅三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瞻
威顏即獻此乞不給回賜真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
景德元年又遣使來時與三佛齊蒲端國使並在京師會上元
觀燈皆賜錢縱其宴飲其年秋蕃客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
占城使來優加館餼之禮許徧至苑囿寺觀遊覽大中祥符元
年十月車駕東封陁婆離上言願耕方物赴泰山從之自國初
以來數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趙德明請道其
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來貢恐爲西人鈔掠乃詔自今取海路
繇廣州至京師至和嘉祐間四貢方物最後以其首領蒲沙乙
爲武寧司階每入貢朝廷視其物多寡加賜答之以進奉蕃守

為即將熙寧中其使辛押陀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
又進錢銀助脩廣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即將蒲陀婆離
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為將軍詔但授麻勿即
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延有陀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
拔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延所貢又有龍腦兜羅綿毬錦襪番
花簞陀婆有金飾壽帶連環臂鈎數珠之屬政和中橫州士曹
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公道故滯留強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
詔提點刑獄置獄推治因詔自今蕃夷入貢並選承務即以上
清彊官押伴按程而行無故不得過一日乞取賈市者以自盜
論其國在泉州西北自泉州發船四十餘日至監里博易住冬
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
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至中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
於諸蕃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糴糶國據諸蕃衝要其王

錦衣玉帶躡金履朔望則戴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瑙為柱
綠甘為壁水晶為瓦碌石為磚活石為灰帷幕之屬悉用百花
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
居屋宇與中國同但瓦則以薄石為之市肆誼譯金銀綾錦之
屬種種而聚技巧咸精建炎三年張浚奏大食國遣使進奉珠
玉寶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諭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川
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馬政浸缺武備不脩致胡虜亂華危
弱之甚今若復損數十萬緡貿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
士宜以禮贈賄而謝遣之乃詔張浚並不得受量度支賜以荅
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六年俱以船舶入貢乾道四年進貢方物
初遣使賫寶貝象牙乳香等入貢舟至占城為所奪訖於福建
市舶上今以理遣回開禧間遣使八貢

拂菻

拂菻國南東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達靺靱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宋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爾斯都令爾斯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胡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攬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箏篴胡琴小篳篥偏鼓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人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並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唯夏秋兩得俸給金錢錦穀帛以治事大小為差刑罰罪輕者杖數百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鬪戰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匹白金餅對衣金束帶

按唐史有拂菻國以為即古大秦也然大秦自後漢始通中國歷晉唐貢獻不廢而宋四朝史拂菻傳則以為其國歷代未嘗朝貢至元豐時始遣使入獻方物今以二史兩拂菻傳參之唐傳言其國西瀕大海宋傳則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而餘界亦齟齬不合土產風俗亦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大秦也今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為一國云

邈黎

邈黎國宋元祐四年般次冷夷四抹粟迷等齎于闐國黑汗王弁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四裔考北

杜氏通典曰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說文云狄木大種故從犬以畜牧為

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

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

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

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

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

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
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于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
郡郡今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
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
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其上書
願保塞上谷今今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
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
章改號恭奴善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
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
後漢建武二十年其國飢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
款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今今後又移居
美稷今今臧宮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居息人不許和
帝時北單于為賓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

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

今太原西河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

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

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

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盛竟為曹公所

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

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

破之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更

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馬蠕蠕自拓拔初徙雲中即有種落

後魏大武神應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論始號可

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

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

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

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
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
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
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州今馬邑郡夏勝今朔州煬帝親幸
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
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今平涼郡貞觀初頡利
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武郡總管張寶相擒頡利
獻焉太宗納溫彥博之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
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
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開皇中國亂各自爲
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
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
可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爲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

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高麗陷營州今柳城
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驪谷
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
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
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
與燕趙秦王國爲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
便宜置吏租皆入府幕爲士卒費自殺牛耳士習騎射謹烽火
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
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
以牧爲怯雖趙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
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設者十萬工

豆及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

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

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胡也據處廉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

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

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

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

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

城所起處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所

謫徙戍邊者皆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

之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

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

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羊未詳所在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

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庸施朝那今安

縣庸施今延是時漢方與項羽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

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

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

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

于姓孛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北姓虛連其國稱之曰撐犁孤

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

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

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王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

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曠師古曰

鮮卑姓呼延者是其後有湏卜氏此三姓者其貴種也諸左右

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在今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

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接氐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

邊郡之北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

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

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余及今沮渠也歲正月

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

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月中皆會祭處也蹕者統

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堅柳枝象騎驢其刑法拔刃尺

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其骨節也大者

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

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

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

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

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

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包累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

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

定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

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將兵往擊之

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圍高帝於白

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

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

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群母以力為

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

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

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

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

臣

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
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
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
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
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
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
肩頓常往來侵盜代地今安漢及馬邑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
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孝惠高后時肩頓寢驕乃為書使使
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及樊噲季布等議之噲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間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
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
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斃弩今歌吟之聲未絕

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令大謁者報書卑辭答之肩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
國禮義陛下幸而救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
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詔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上縣也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
其明年單于遺漢書言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單于
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
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匈奴
還破將書以漢使留使不得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
少吏之敗約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
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
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已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以定願寢兵休上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
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
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駝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
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居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
新望之地漢界土塞下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
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和親甚便
漢許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漢乃復遣宗人女為
公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使宦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
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也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
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
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而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
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
棘中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

視不如漣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

眾牧畜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

候利漢要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

產甚多遂至彭陽彭原郡回中宮候騎至雍扶風甘泉

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

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

民畜產甚眾雲中遼東最甚帝文遺單于書復約和親事時賈

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

下之足今蠻夷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古之

正義東西南北苟車舟之所去人所至莫不率服而后稱皇

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外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

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
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
大縣也陛下何不立一官置事
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將必以
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
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人帝之威
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
得食而饋之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
復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單
郡之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二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
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遼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
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臣
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大利竊聞戰勝

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身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
西攻城屠邑毆掠畜彘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社稷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
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坡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
能格矣堅甲利刀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
弗能當也材官騎射驍發之善者矢道同的言其射則匈奴之革
笥以木核木薦為之弗能支也下馬地闢劍戟交接去就相

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伎也以此觀之匈奴之
長伎三中國之長伎五陛下又與數十萬眾以誅數萬之匈奴
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
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
眾數千飲食長伎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
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
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
相當表裏各用其長伎衡剛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
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
二事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
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
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

處轉收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此地今彭

武五原等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

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

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

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谷蘭石雷石也

也隄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

城邑無下千家調謂築度之也總計城邑為中周虎落虎落外

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徙復作令居之募有罪及罪

竟其日月者今皆不足募以下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

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其無夫

大天通卷三十一

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略漢人及畜產而他縣官為贖

胡得漢人官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也言非以此事欲立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戊卒

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上文帝

崩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

單于遣公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

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

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壹翁姓聶名壹翁開關出物與匈奴

交易謂私出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

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伏兵而待單于既入

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

雁門尉史行徵見寇保此亭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單

于得尉史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

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

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

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塞之當行往往入盜於邊不

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

之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

衛青得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俱為胡所敗

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於是漢使將軍衛青李息出

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

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
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
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
是歲元朔二年其年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伊穉斜自立
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單為陟
安侯數月死其年匈奴數萬眾入代郡鴈門明年又入代郡定
襄上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築朔方數
寇盜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眾其明年漢遣衛青將
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出塞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逃亡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
其秋匈奴入代郡殺掠明年春漢遣大將衛青將六將軍十餘
萬騎仍再出定襄塞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級而
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

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

自次者尊重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日緞以

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徼要也誘令疲要其毋近塞單于從之

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

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

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木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

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虜二萬級

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掠數百人

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

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

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

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

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

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新秦鮮在食貨志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

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

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以粟發

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糧重

不與焉負戴糧食者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

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

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

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與猶遂獨與壯騎數百

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且捕斬之北至賓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名城單于之走其兵往

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

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直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

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

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

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

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亦萬數漢

馬死者十餘萬疋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

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

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

使於匈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

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

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

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

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

元封六年也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
燉煌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
其國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是歲漢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時單
于年少好殺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私告漢以兵
來即發漢乃築受降城使浞野侯將二萬騎出朔方左大都尉
欲發而覺單于殺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併軍沒於匈奴兒
單于立三歲死了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
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
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列亭至盧朐山而使游擊將軍
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伉備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
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
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任文漢將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
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
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時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
克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何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得首虜萬餘級漢兵物故什六七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
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合戰為匈奴所圍陵降匈奴
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李廣利及路博德韓說等將兵出鴈門
朔方五原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衆
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引云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

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酒泉殺略吏民於是漢遣貳師將軍及商丘養通等將兵十四萬出五原西河酒泉單于聞漢兵大出急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郵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又使李陵等將兵追漢軍合戰虜不利引去貳師將出塞匈奴使五千騎要擊漢軍合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會貳師妻子坐盡收聞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渡到居水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要遮貳師貳師軍敗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作疲極困也苦也殯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之心厭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嚮之母闕

以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橋同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寬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各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然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秦時人有亡入匈奴者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柰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林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歸漢使

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以通善意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
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虜九千
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
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
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時
匈奴兵數困國益貧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
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
羈縻之明年匈奴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
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
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無幾言不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
皆張掖縣也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是後匈奴不敢入
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時漢邊郡烽火
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其後以兵擊烏孫取

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言曾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
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願發國半精兵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
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遣田廣明范明友
韓增趙克國田順等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烏孫
西域昆彌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
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是以五將軍少所得校尉常惠與烏
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匈奴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
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
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
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
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困者不能
付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
所殺數萬計馬數萬疋牛羊甚眾又重以飢死人民死者什三

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當者報滋欲向和親而邊境省事矣盡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外城塞外諸城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者不能下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是歲神爵二年也乃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既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服其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徇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與戰兵敗恚而自殺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謀殺右賢王右賢王乃與都降苻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兵敗走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共讒右賢王屠耆單于殺右賢王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乃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既而車犁烏籍為屠耆所擊敗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耆擊車犁車犁敗走其明年呼韓邪擊屠耆屠耆兵敗自殺屠耆少子右谷蠡王歸漢車犁東降呼韓邪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一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新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匈奴

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漢俱封為侯時李陵子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捕斬之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後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

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服役於以馬上戰鬪為國故
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鬪不在兄則在弟
雖死子孫猶有威名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
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
百蠻在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
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
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
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
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
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邪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
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之郡每為發兵陳列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
於道以為寵衛也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繡綬

繡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玉具劍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
染綬以諸侯正之制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棨戟十棨戟有衣之安車一乘鞍勒
一具馬十五疋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一稱為
今人言一錦綉綺縠雜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
副衣服也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
于毋謁拜不令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為所有急保
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
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
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
朝貢獻漢待呼韓邪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

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
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衆西欲攻定右地因北擊烏揭西破堅昆北降丁零并三國數
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
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之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潛殺吉其
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漢使者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數爲烏孫所困
欲倚匈奴合兵取烏孫乃遣兵迎郅支郅支乃結兵西詣康居
其後都護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
韓邪且喜且慰上書言願謁見天子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
孫偕來擊臣故未得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復入

朝禮賜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塔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雖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燉煌守之令無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更卒以休天子
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
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
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
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開小道而行
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
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
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
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匈奴得蒙全活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

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隨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
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
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
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激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
羗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
而皆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而守之
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
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越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
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
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

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墜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
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保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
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
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
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明年
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多於竟寧時復株
累單于立十年鴻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遣
子左祝都韓王响留斯侯入侍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
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
右於涂仇鞮王烏夷當入侍車牙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死弟
囊智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

侍哀帝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
 游來厭人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自黃龍竟寧時單
 于朝中國輒有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
 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
 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戰鬪二者皆微精妙然
 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
 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夫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
 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請引秦以明之以始皇之強蒙
 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
 譎之士石畫之臣石言擊固如石其眾卒其所以晚者世莫得而言也
 其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得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於是大臣
 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

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
 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暨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
 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激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乃大典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
 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
 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
 心於狼望之比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
 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廬山名匈奴至太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
 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
 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
 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專制謂以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
 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

隸以惡隸謂附屬也其強難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

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

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也籍湯姐之場籍屬也艾

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

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

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

之遺冊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

之辭踈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

言單于國捐往昔和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為之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則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

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

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輟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

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

二三丈甲者丈餘皆東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尖之

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

繡繒布名各有差他如河平時平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

胡來王唐堯為其去胡而來降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亡降

匈奴單于受之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使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

當得受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

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者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

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道言曰有從中國來降

者勿受輒送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

匈奴

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
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熱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惡都奴西域之谷單于遣使送
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
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
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相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
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函封與璽書同一函
而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王莽奏
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曰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漢必厚加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
故名囊知牙斯今請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
賞賜焉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賫金帛重遺單于諭曉
以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

奴單于章單于以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駿椎碎
之單于無可奈何又多得遺賂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

稅烏相莽不許漢既領四條匈奴以故事貢烏相稅烏相日奉

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繫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

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孤蘭支將

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

寇擊諸國莽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將兵萬

騎多賫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

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以得立是後匈奴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

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枯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

二部將率發都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

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

匈奴

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北平饑饉西北邊尤甚糶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一難也計一人三百糧用糶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

自賫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駟鑊新炭重不可勝鑊釜之大食糶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久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尾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在等深入霆擊且以創文胡虜諸率見到之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成又請和邊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歛歛子莽遣歛弟颯使匈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匈奴列傳第六十四 匈奴列傳第六十四

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歎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鞮自呼韓邪後見漢書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苦鞮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安莽欲云當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漢兵既誅莽更始二年漢遣陳遵等使匈奴授單于漢制制重綬王侯以下印綬單于與驕謂遵等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轉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攻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亂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

始敗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與時以比為名右典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彭龍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共侵北邊六年始遣使通匈奴賂遺金帛以修舊好匈奴亦遣使來獻而單于驕倨自比冒頓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銳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山以東漢常山關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媯川郡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障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樂平高平陽城郡地扶風今扶風平陽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

西晉 匈奴 卷之九 匈奴 九

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
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

化西河之西境也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

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郡願

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光武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

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

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

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北單于蒲奴也二十

也二十四年八部大人所以自此匈奴分為二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柳等使南單于

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延使者使者曰單于當拜

伏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拜伏稱臣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

誠慙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柳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

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文馬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輿轅左賢

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北庭三百里共

立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

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

賜單于冠帶衣裳重綬車輿馬金帛樂器甲兵飲食什器又轉

河東米糒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

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

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

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

者將送賜金帛大官御食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各蠡王骨都侯

有功善者繒綵合萬疋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二龍祠常以正

月五月九月戌日祭天神南單于既日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

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

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温禺鞮

白齊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温禺鞮

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
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五渠當
戶諸官號各以權立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弟焉單于姓虛
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摩鞞氏其國稱之日提犁孤異姓有呼衍
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
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決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
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
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
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柳及副校尉王都留西
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
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
邊八郡南單于既是西河亦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
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

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
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猶探候也北單于皇恐頗還所略漢
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與
韃曰逐耳非敢犯遠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請武威求
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
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
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
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
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
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
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

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
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容謂可頗加賞賜略與
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平韓邪支行事呼韓支稱臣受
誅以毗告之者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承繼從之臧官馬武上書
言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能當中國一郡宜臨
塞厚懸賞購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祭河西四郡天水
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不從三十一年北
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南單于比
立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遣使弔祭慰賜後以為常莫立一年
卒弟汗立二年卒比之子適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五
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莫子蘇立
數月卒適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
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昭宗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

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
之漢使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
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使中郎將吳棠等將營士屯
五原曼柏美稷其年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
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
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
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亦遣左賢王信從軍虜聞漢兵來
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
遣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命稟給
其貧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萬八千人
馬二萬疋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
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比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

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二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匈奴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書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卒長之弟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併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軍及北虜分

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若出兵奔擊必有嚮應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蒙被覆載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生長漢地開口仰食四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出朔方居延同會虜地又恐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乞遣執金吾耿秉等將兵併力而北冀因聖威一舉兵定太后以示耿秉秉請從之永元六年以秉及竇憲等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引兵與漢兵兩道襲之北單于遁走獲闕氏及男女虜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寇獲降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取夔所破逃亡其弟於除鞮

自立為單于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奏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
司徒袁安等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
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入南單于反其北庭
并領降衆今若復立於除鞬是失信於南單于百蠻不敢復保
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
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
建冊之要也朝廷不從乃遣取璽即授璽綬劍具羽蓋使中郎
將任尚持節護衛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
憲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討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
六年卒宣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為其下所殺適之子師子立
新降胡襲師子擊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
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子曰逐王逢侯為單于殺略吏人燔
燒亭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等

合四萬人討之擊逢侯於滿夷谷大破之逢侯率衆出塞漢兵
不能追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南單于比歲擊逢侯
多所虜獲逢侯轉困迫十六年比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
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元興
元年重遣使詣燉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
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後但加
賜而已永初元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
及遣行車騎將軍何熙龐雄等擊之單于見騎軍並進大恐怖
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
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詔赦之待遇如初乃還所
鈔漢民及羗所畧轉賣大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元初四年逢侯
為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

諸朔方塞降詔安之於穎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數將王有左

右斬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遣黎陽營兵出屯中

山北界增置沿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拔立四年卒弟

休利立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

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發沿邊兵討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

單于不預謀乃脫帽謝罪既而恐懼自殺句龍吾斯等立句龍

王車紐為單于東討烏桓西收羗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

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冬遣中郎將張

耽等擊破之斬首二千級獲生口甚眾呼蘭若尸遂就單于兜

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

綬引上殿賜車蓋刀劍什物給綵布二千疋遣行中郎將持節

護送單于歸南庭建康元年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

首洛陽進擊餘黨皆平之兜樓儲立五年薨居車兒立永壽元

年匈奴左莫鞮臺等畔寇鈔美稷張真擊降之延嘉元年南單

于諸部並叛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張真討之諸部悉降

真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以居車

兒一心向化無罪乃遣還庭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某立史

失其名熹平六年卒子呼微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

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羗渠為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

誅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五年匈奴右部醯酪十餘萬人反

攻殺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亦於扶羅即而國人殺其父者遂

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關自訟會帝崩天下大

亂單于將數百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時民

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

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事獻帝興

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進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焉以其既在內地人眾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眾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師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未幾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于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右部居祁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今定真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植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衛使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從有

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

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且及吳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

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

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

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

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

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

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鞫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

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蒸為類其入

馬譚種赤勒種捍螳種赤沙種蠶種種姜涉種香童種勃陵種

羞渠種種賀賴種跋大樓種種雍屈種真背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

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言號有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左右於陸王左右漸尚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

鹿王左右賢王最貴惟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

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曰逐出為輔相則有左右沮渠左右

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日官也其國人有慕

母氏勃氏皆勇健
好反叛呼丁反
元海漢初高帝以宗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冒姓劉氏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
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帝文帝子左賢王也

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熾為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

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

納懷柔因為邊衛單于保塞稱蕃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

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優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憂

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

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

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

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豐既深互伺便隙

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咸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

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

餘里單于震懼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

勢及其虛曠遂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

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素

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

捷之効忽輕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

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坐樹大鯁永言

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疾毒

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

謂劉元海及托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

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陽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

混并匈奴之區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

跡邊境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北入居

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為五

痛也

劉淵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羗渠為國人所殺其子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師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分五部代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生淵淵幼而英惠居母喪盡孝好學經史諸子無不綜覽武藝復精絕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法

禁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雋傑無不至者後為建將軍五部大都督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推淵為大單于淵至右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淵乃僭即漢王位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二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遂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稱皇帝遷都平陽寇洛陽王師屢敗淵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其弟聰殺之而自立遂陷洛陽繼陷長安二帝蒙塵聰以太興元年死在位九年子粲嗣為勒準所殺曜討準殺之僭立改國號趙曜在位十年石勒伐之兵敗見執為勒所殺自淵至曜凡三世二十七年而亡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匍音背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胄祖耶奔干父周易朱並為部落小帥勒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克粗不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太安中并州飢亂勒與群胡俱為人所掠賣勒遭賣與荏平人師權為奴後遂為群盜陽平人公師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勒與汲桑率數百騎赴之藩拜勒為前隊督藩既誅桑自號成都王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封侯後兵敗收餘眾奔劉淵淵以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後以功加督山東諸軍征討事淵死事聰聰死劉曜立勒叛曜伐而滅之僭即趙王位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子弘嗣勒弟虎廢而殺之自立虎立十五年死子世立其兄遵廢之而自立冉閔復廢遵而立鑿鑿謀討閔不克為閔所殺盡誅石氏勒至鑿凡五傳二十三年

而亡

沮渠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經史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宴自晦會其兄羅仇等為光所殺乃屯據金山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攻西郡取之晉昌燉煌俱降業稱涼王蒙遜後襲業殺之取其地自為涼州牧張掖公伐禿髮得擅敗之取姑臧稱河西王又敗李士業取酒泉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在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而為魏所滅凡二世三十九年

赫連

赫連勃勃字屈屈列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

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世塞表祖豹子
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
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符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
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魏伐
之辰師敗爲魏所殺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後奔姚興高平公沒
奔于奔于以女妻之言於興興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常參軍
國大議後封陽城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
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後勃勃襲殺沒奔于而并
其衆兵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
之苗裔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等三部破之侵嶺北諸城破禿
髮儻檀之師遂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各爲統萬改
姓赫連氏又攻姚泓取安定會晉師伐秦滅之劉裕還建康勃
勃遂取長安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
年死子昌嗣尋爲魏所禽弟定僭號於平涼爲魏所滅自勃勃
至定傳三世凡二十六年而亡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二

四裔考 烏桓

宋鄱陽 馬端臨 貴巖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以已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皆理決訟者推爲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馬牛羊以爲聘幣婿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分辦計謀從其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髡頭爲

輕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為髮者句决飾以金碧猶中國有

箇步搖也字或為相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古陌反婦人能刺韋作

文繡織氈毼于反氈胡連反男子能用弓矢鞍勒勒馬也鍛金鐵

為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

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及灸或燒石

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痛病處以力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

神無鐵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

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大

屬累猶付記也屬之微反累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

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

知人生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

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相自為冒頓所

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也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

因徙烏相為上谷漁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媯川落陽以

五郡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相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復漸強盛乃發匈奴單于家

以報冒頓之怨匈奴怒東擊烏相漢遣度遼將軍范明友等邀

擊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相新敗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

誅其三王由是烏相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

附王莽篡位發烏相兵擊匈奴也代郡烏相畔之匈奴因誘其
豪帥羈縻之光武初烏相與匈奴運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
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皆受其害百姓流
亡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相乘其弱擊破之匈奴轉徙數千
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相二十五年遼西烏相大人郝
且等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及牛馬等或願留宿衛於是

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有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
 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
 寇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
 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恐非所能制臣愚
 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寧城縣名前書寧縣作寧史開
 記寧城亦作寧寧兩字通也開
 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二世皆保塞
 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
 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
 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
 屬五原郡
 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大
 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
 戎朱鹿為漢都尉順帝至桓帝末屢叛屢降靈帝初烏桓漸盛

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今柳郡有立力居者眾五千餘

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七炎王右北平

平今北郡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嘉平四

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陵叛入立力居眾中自稱彌天安定

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今北海濟南平徐二州今彭城

地五年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

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

攝三王部眾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

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

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

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

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

西晉王浚為幽州牧有烏桓單于番登前燕慕容容推時有烏桓
 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師莫質也科勃並其種然

後復弱不
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嶺其言語習俗
 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嶺然
 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代謂
 角端弓者也郭璞註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可為弓又獬廌子
 皮毛柔軟音女滑皮臚音胡昆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
 肩輿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
 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
 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首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首
 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
 徐二州給錢穀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
 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

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
 湯朝賀都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
 館築館以受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質是後或降或叛邊
 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寇獲而不補所費又與烏桓匈奴相
 攻擊相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
 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
 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銀邊北掠丁零東却夫餘西
 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
 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
 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
 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
 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二邊烏桓校尉夏育
 上言鮮卑寇邊自春已來三十餘年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

四
 劉

楯頗學文字故其勤御部落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旂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入貢後與烏桓寇邊鄢陵侯彰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首魏文帝立比能爲附義王其後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漢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

之字曰紇于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四部伏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託鐸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秦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又併鹿結部七萬餘落祐隣孫利那擊鮮卑吐賴及尉遲渴權收衆三萬餘落傳至其孫儼大寒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爲符堅所破率部衆悉降于堅堅署爲南單于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勇士川司繁卒國仁代鎮堅南伐敗于壽春國仁乃招集諸郡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萬餘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強川甘松匡明白馬死川十二郡國仁卒子乾歸嗣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遷于金城乾歸聲震邊服吐谷渾大人及鮮卑皆率衆歸之盡有隴西巴西之地以義熙三年僭稱

秦王後為兄子公府所弒子熾繼位七年卒子慕末襲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自國仁至慕末四世凡四十六年而滅

秃髮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也其先後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北東至麥田平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入寇殺秦州刺史胡烈又敗涼州之師盡有涼州之地武帝遣馬隆擊破為部下所殺從弟務丸立傳至其孫復鞬部眾稍盛烏孤即復鞬子也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督廣武縣侯烏孤受之其後擊討諸部大破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兵代呂光攻尅金城又破光兵降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

二
羗胡數萬落皆附之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隆安五年稱河南王仁卒弟禰檀嗣遂據姑臧後為沮渠蒙遜所伐兵敗奔乞伏磐熾後為磐熾所鴆自烏孤至禰檀三世凡十九年而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後魏

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進漢北鮮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之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

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用其人為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立不勤立尚魏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厘立部眾強盛自稱單于莫厘死子遜昵延立率眾攻慕容廆為鬼子翰所敗悉俘其眾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廆為廆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遁歸

漠北遂奔高麗其部眾五萬餘落斃徙之於昌黎自是散滅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徙河段

徙河段日陸春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春口中日陸春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日願使主君之智惠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春為健使將人眾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春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春立勿塵與弟匹磾都死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春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于遼西就陸春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春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

殺之其弟鬱闌奔石季龍以所從鮮卑五十人配之使也令支

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龍今北平郡盧龍縣音其率眾南移遂據齊地

慕容儁使弟恪帥眾伐龍於廣固今北海執龍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書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為號魏初渠帥

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

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

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

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

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

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隍之間今安鄉郡次曰廆有命世才

畧晉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今柳城廆以大棘城即帝

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
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
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陽郡荊河州人為城州郡青州
人為管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
朝貢臣禮不闕至號嗣鹿之雄毅多權略自以強盛遂自稱燕
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雋暉即其子孫
也其後國號燕
也具晉史載記

托跋氏

托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
少子受封北土亦國鮮卑山以
為魏宋齊二史又云
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黃帝之苗裔以黃帝土德謂土為托
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
勳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
裔孫屯統國三十六人姓九十九其後至誥分嘗田於山澤欵

見輜輶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
期明年復會此反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誥汾曰
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
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
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
邑郡兄子
猗也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
馬邑郡便猗也弟猗盧統之
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
又西度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
部之西迄長
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洛
交郡三州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
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步珪即後魏道武皇帝也

蠕蠕

蠕蠕而克姓郁久間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未掠騎有得一
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與郁

久聞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間既壯危奴為騎卒代王猗廬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如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又六代孫杜崙兇狡甚有權略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以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為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為杜崙所并號為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龜二年夏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杜崙從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

紹述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窟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於鬼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千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至孫吐賀真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宋昇平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通使求并力攻魏梁天監普通大同間三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其主子成賀賀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

關互相遠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後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求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宗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克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元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一七月發六

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

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碯南楊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

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番以跋疐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

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二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

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

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

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

也登城觀敵以逸其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

利四也歲常遊運求得不置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

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成弟善用兵西征高麗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

殺之盡誅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於阿那壞立經十日其族兄
侯侯力發率衆伐之阿那壞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
蠕王帝給騎二千接出塞初阿那壞不來奔之後從父兄婆羅門
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
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壞錄尚書事
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壞
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何一守韓得司今美竊聞漢立南
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極經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
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
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壞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
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
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
始則蠕蠕某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及破高車主喪人離不

絕如緦而今高車能終雪其耻復推蠕蠕者王由種類繁多不
可頓滅故也然闢此兩敵即下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今蠕蠕
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上救身一周而至若棄
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
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
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由有內顧之憂木瞰窺
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王奔
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基布不係今主耳
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土馬雖衆主甚懦弱
唯以掠盜爲質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
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
今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
存之居阿那環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

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
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
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
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為罽
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
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
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就敵西北之
虜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遁逃之寇於
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西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
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戰
所聚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
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
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加外餼納而須內備彌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四裔考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

太武滅且渠氏且渠茂虔都度姑臧謂之北涼為晉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

代居金山城狀如堽磬俗呼堽磬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國

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

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弃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

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

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

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

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

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
 大人曰可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帥都狼所生也謗
 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
 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
 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
 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首帥土門部落
 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
 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
 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
 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王社崙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
 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囚之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闕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謂
 之設其大官屈津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
 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躰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

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麤者謂
 一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麤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
 特貴唯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
 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
 珂羅啜官甚高耆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
 州郡官也謂酒為訶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
 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隣
 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業護下者或有居家大
 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土
 之子名俟中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
 而多智西破蠕蠕噉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
 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
 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王初三近侍重臣者

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瞽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鈔其刑法反叛殺入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賊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斨面且哭理之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娉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勃登疑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樗蒲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升既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蠕蠕主事具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鉢可汗木可汗以攝圖為你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攝圖而立俟升俟升即木可汗也統而東面又以其弟但禰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與步離皆小可汗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乃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齊有沙門惠琳掠之突厥中因謂化鉢曰齊國富強皆為有佛法遂

四奇
大宋通志卷三十四十三
一

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
名涅槃華嚴等經他鉢亦躬自齋戒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及
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
齊帝召集所部云欲為之復讎入寇幽州周以趙王招女為千
金公主嫁之始執送紹義他鉢病卒攝圖立為大可汗號沙鉢
略可汗治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木稱第二可汗
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多承父業
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可波可汗還鎮所部沙
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
衣肉食在長安者以萬數隋初並罷遣之突厥大怨千金公主
聞周滅故悉衆為寇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武威天水安定
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
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

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立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
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北庶多屯心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
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
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
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
其巢穴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
有降者納有違者死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
勞渭橋之拜乃以河間王弘高頰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
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灾死者極衆而沙鉢
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
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即西突厥既而大怒遣阿率兵
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郡自此分為二國焉迭相侵掠沙
鉢略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隨遣軍為擊阿拔

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
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
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
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
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
永為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
葉護可汗沙鉢略西征阿波生擒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
高頴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頴伽
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略之子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為
處羅侯可汗所擒其國乃立使素特勒之子時突利可汗居北方沙鉢略弟處羅侯之子名染干遣
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
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
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王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

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雍虞
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安遠郡染
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
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邑郡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
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眾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
塞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今朔方榆林郡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
拒河盡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頻破之
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并奚霫
五部內徙霫光反啓人遂有其眾煬帝太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
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
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自今榆林郡而東北幸啓人
所居在今馬邑郡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郡禮賜益
厚啓人卒其子吐吉立是為始畢可汗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

四奇 卷之三十四 五

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又詐誘其謀臣使蜀胡悉殺之始畢怨恨不朝十
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衆落入寇圍帝於鴈
門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
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克劉
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
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
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爲援
始畢遣特勤康利獻馬千疋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
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勤
來朝賜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
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
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大原是月始畢

卒其子什鉢苾

此質

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

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又以隋義成公
主爲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
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
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陷于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
至于牙所立正道爲王凡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
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次大
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
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又不
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
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啓人弟又納隋義成公主爲
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啓人可汗染干
蓋襲其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

弔其使咄咄初爲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大恩敗績没于陣六月

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于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

于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
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巳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
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
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
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背
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
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
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
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
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
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
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
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軍不敢拒

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
輕之又懼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
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制服比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
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荆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
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
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
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
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
必有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
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
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
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迴訖拔也古等十餘
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

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兵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子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設蔭奈特勤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困徙牙於磧口胡首康蘇必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矢思力入

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眾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大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麀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

牙之兵號爲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爲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未歸附頡利怒失衆遣北征薛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意撫之結爲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尋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爲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番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堅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爲隋家之患自爾以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寶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投我今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

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爲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爲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杜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首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時突厥降者十餘萬人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人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

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
充豫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
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
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
縣者以不欲使遣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
萬若今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
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
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
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
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以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
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
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
餘以窮歸我我全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

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恙於是中書侍
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
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
得元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
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
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
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
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一彌泥孰侯利苾可汗賜姓
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始畢處羅以其
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爲
夾異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爲和順郡王
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遠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
其忠本統頡利舊部落居于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疋錫其

土南至于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陀為種落初集憚薛延陀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璽書曰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官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于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陀聞思摩渡河北惡其部落翻附磧北先畜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旨之時思摩下部眾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眾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突厥中

突厥中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陀為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略頗為眾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向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鼻可汗西有葛還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徵

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傒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反拔塞訶處木昆莫賀咄侯斤等率部落皆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傒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傒率精騎追車獲之送于京師乃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于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陁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於是突厥盡爲封壇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峒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二十餘人並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碑

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訶爲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爲溫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以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暮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泥熟訶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崇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爲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踈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噉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爲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爲可汗以其弟默啜爲殺咄悉

匄為葉護因溫彥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為六州後漸滋繁至
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
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
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咄祿得之甚喜立為
阿波大達于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為所
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
等州左王鈴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
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
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
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化堆大破
之追奔四十餘里賊眾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龔寶璧
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
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被賊遠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

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為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
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眾掩襲之既至又遣
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
怒因改骨咄祿為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
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之弟也骨肉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
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三年率眾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
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朔遣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
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
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
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
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討擊
契丹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眾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
兵眾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

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寢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眾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王鈗衛將軍慕玄則以兵五千人降虜

進寇媯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四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贇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恒兵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敞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今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匄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匄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

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
 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疋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
 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俊義
 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疋及
 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
 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
 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
 進寇原會寧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疋而去忠義坐免景雲二
 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
 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
 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
 漢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
 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

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至烽埃百八十所自是突
 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薛謙不同睿宗竟用仁
 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中股栗
 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壘門及曲敵武問之仁愿曰兵
 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迴顧望城猶
 須斬之何用守備土其退歸之心其後常元皆為朔方總管始
 築壘門默啜西擊婆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
 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寂為強盛自恃
 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
 沮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大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
 北庭右驍衛令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
 城下斬之虜因退縮大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
 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
 十疋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侯
 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

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封遼西郡公跌跌思太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壻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無陷思布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思率眾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之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一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頗多雋貳及召默啜時衙官瞰欲谷為謀主初默啜下衙

官盡為闕特勒所殺瞰欲谷以女為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盡敬伏之俄而降九阿悉爛跌跌思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之南也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槩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崗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賊眾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殉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為寇瞰欲谷曰唐王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眾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

進兵抄掠弱則窟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
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
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
駿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
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
之大恐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
必不合王駿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
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
是先來王駿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駿兵
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為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
帳而王駿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噉欲
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
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

盡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噉欲谷迴兵因出赤亭以掠
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逐
擊之噉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領
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
士擗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
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
是大振盡有默噉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為子許之仍
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
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
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
而愛人衆為之用闕特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
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
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

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妻及闕特勒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拘種唐國之與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亦實是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同寇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帝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默棘連死國人共立其子為伊然可汗八年卒其弟嗣立為必伽骨咄祿可汗明年遣使來朝獻登利俄為其左殺判闕特勒所殺遂立咄伽可汗子又為骨

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自為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帝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為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訇立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酋為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于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咄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咄伽可汗妻骨咄祿婆訇可敦率眾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

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
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
西突厥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

